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陳氏尚書詳解卷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查善長

通政使司副使_臣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_臣田尹衡

謄錄監生_臣陳萬青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詳解卷三

宋 陳經 撰

大禹謨 虞書

序書者曰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後之君子亦由禹以功皋陶以謨不聞禹之有謨也今此篇之書以大禹謨名篇而詳觀所載又皆非大禹之言不過曰克艱與六府三事數語而已然則何也禹之所謂功

者非其不能言之謂皋陶之所謂謨者非無功之謂
禹之謨即言其所能行皋陶之功即行其所能言言
其所能行謂之成厥功可也行其所能言謂之矢厥
謨可也故作書者以大禹謨名篇可見聖賢之德不
可以一端求之况此篇雖伯益皋陶與帝舜反復其
言而大要則皆因禹而更唱迭發也典謨之書先賢
嘗以為難讀看大禹謨皋陶謨益稷三篇之書無非
君臣相與警戒說者以為保治之意未足以盡帝王

君臣用心聖人之德自當如此苟須臾而不警則有
間斷非純乎天德者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
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孔子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
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知此意則可
以觀此書

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益稷
此夫子序此三篇之大旨也謀之已定者曰謨皋陶
矢陳其謨如知人安民是也禹成厥功如決九州濬

畎畷是也二臣各因其職各隨其能及其謨與功既顯而舜猶且申之申之云者有重複之意謂皋陶不可以謨而自恃禹亦不可以功而自足也時乃功懋哉又曰予懋乃德此皆申之之意皋陶乃居禹之上何也曰此聖人之深意以禹之功猶不得以居矢謨之臣之上則知文墨議論之臣謀王事斷國論者固不可以功臣加之也由此觀之諸將之功安能處蕭何之右李愬之功豈可躡處裴度之先哉作大禹謨皋

陶謨益稷此三篇之書所由以作也舜以不得禹皋
陶為己憂禹皋陶同功一體之人而益稷者特附大
禹以成功而亦得以命篇繼之禹皋之後則功何必
爭名何必擅哉苟懷至公之心共成天下之務而名
與功自顯矣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曰后克艱
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文命敷於四海者作史者述禹之德若堯之放勳舜

之重華文命者謂文德教命敷布於四海以此而敬
奉於堯舜之帝蓋堯舜之所望禹者亦欲其文命敷
四海爾禹能使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
訖則所以祇承之道盡矣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
臣政乃乂黎民敏德此即禹所陳之謨一篇之綱領
也為君難為臣不易君知所以難而盡克艱之道臣
知所以不易而亦盡克艱之道則君臣各盡其分各
止其所政乂而民敏德此自然之理也如使君臣之

際安於其所僅足怠心一萌出其位而虧其分則施於有政必有廢而不舉者民何所觀望而能速於為德哉惟君臣上下均以克艱為念日在憂勤警畏之中則政事無缺合於公理當於人心黎民自然感化之速而敏於為德也聖賢所言皆合內外之道不分本末不分精粗政乃又黎民敏德只在君臣克艱之中非君臣克艱之外自有政又而黎民敏德也由此形彼根同體同惟知道者能默識之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於衆舍已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禹之心克艱之心也舜之心亦克艱之心也惟舜禹同此一克艱故禹所言與舜相契所以聞克艱之戒既然之又信之謂然哉禹之言信乎其若此矣使舜於此無克艱之念則雖禹諄諄言之舜猶不聞也猶不知也必曰我雖不敏請嘗試之必曰君且止矣我將思之俞允若茲之言奚自而發哉惟舜既有以然

禹之言而信之遂見帝堯之心亦此克艱之心何以知之堯之時公道盛行下情無壅忠嘉之言無所隱伏矣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野無遺棄之賢矣六合同風九州共貫而萬邦無不寧之虞矣當此之時堯若可以自足而且猶不足焉稽考衆言舍己而不自用從他人之所長意者惟恐衆人之有所長者不得以盡其情也無告者易虐而不敢虐困窮者易廢而不敢廢意者惟恐斯民有不得其所人才之陸沉於

下有不得以盡伸也蓋此心惟堯能之堯之心何心哉不自足之心也克艱之心也使堯於此自謂嘉言罔伏矣野無遺賢矣萬邦咸寧衆人之所長不必稽而從之無告困窮者不必加之意則堯為自恃為怠惰為不敬安足以為堯哉孔子曰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此足以形容堯之心矣後之學者不學堯舜則已如欲學堯舜但能兢兢能業業能小心翼翼能懼不睹恐不聞則堯

舜雖遠即吾心而見之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此伯益申美帝堯也此一章當與前一章相參而觀之體用互相發明有前一章無後一章不足以盡堯之德自常情觀之堯於天下已安已治之後兢兢然不自足如此宜若無優游舒緩氣象殊不知堯德之廣運聖神文武隨所寓而名豈若是急迫之為哉廣

而無方運而不窮以其大而化之則謂之聖而不止於聖以其聖而不可知則謂之神而不止於神以其戡定禍亂則謂之武而不止於武以其經天緯地則謂之文而不止於文堯之德其不可一定名也如此有至大之德則必膺至大之任皇天眷顧之命之以奄有四海為天下君固其宜也天非有私於堯堯非有求於天德與天同則命不期而至理之必然者也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禹因伯益述堯之德於是廣其意而為吉凶之說謂堯之所以聖神文武而遂得天之眷命者以其惠迪而有吉也惠順迪道也順道而行之則吉非順道之外有所謂吉也從其逆者而行之則凶非從逆之外有所謂凶也當順道之時返已無愧心廣體胖其吉孰大焉外此而言吉是僥倖於非望之福也當從逆之時十目所視心勞日拙其凶孰甚焉外此而言凶是其禍可得而逭也故六經言吉凶禍福無不自已

求之曾不於一已之外而言禍福以啟人倖得苟免之心此其為應也豈不猶影響於形聲哉蓋形之中自有影響之中自有響也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於逸罔淫於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伯益見禹有順迪而吉之言遂得儆戒之機謂人君所以順道而不從逆者皆自夫儆戒者得之故先吁

而後戒欲使聞者之專其聽也儆戒無虞當天下無
事可虞之事人情之所忽而聖主之所畏也滿盈之
為累倚伏之不常人主當於此時儆畏而戒懼然則
當無虞之時懷儆戒之念當何如哉曰法度不可失
也逸樂不可過也勿貳勿疑勿成罔違罔拂無怠無
荒可也有一身之法度有一家之法度有一國之法
度口容止足容重無故不去琴瑟此一身之法度也
女正乎內男正乎外此一家之法度也禮樂刑政井

井有敘此一國之法度也有法度則有隄防有準則
失法度則是去其隄防壞其準則身不喪家國不敗
者未之有也宮室臺榭之侈田獵之好此遊於逸也
安於縱放而難於拘檢此淫於樂也罔遊逸不可過
乎逸罔淫樂則亦不可過乎樂知其賢而任之必專
不可以有所貳知其邪而去之必決不可以有所疑
君子難進而易退小人易進而難退儻於此或貳或
疑則君子引身而退小人乘隙而進矣就此數句觀

之亦不能無先後苟逸樂之心肆然無忌則吾心為
逸樂所汨安知其賢而任之安知其邪而去之哉疑
謀者謀之未定者也進退猶豫足以為此心之累故
斷然勿成之如此則百為之志既廣且明何向不濟
何施不可哉順于道者必有美名若違道以干譽是
好名也合百姓之心者必能適己之欲若拂百姓以
從己是縱欲也好名而縱欲是以私而害公矣故戒
以罔違罔拂怠惰也荒忽也若于是數者自以為己

足而怠心生自以為已能而荒心生則雖儆戒猶不
儆戒也故以無怠無荒者終之根本既固則枝葉必
盛自心而身身而家家而國國而四夷同此一本也
四夷來王亦理之必然合內外之道也余考此一章
有以見唐虞之盛聖君本無過天下本無事而大臣
告戒之辭常若禍患之踵于後蓋惟聖君然後可以
受盡言下于此者言語必有所巽入而後可又有以
見古人諫諍之法不纖悉于細務末節惟先有以正

其本原本原既正萬事自得其理伯益之戒豈特為
舜言哉千萬世為君之法莫不在此因是而上遡帝
之心堯之稽于衆此心也舜之兢業此心也大禹之
克勤不伐此心也湯之慄慄危懼文之不敢盤于遊
田武之夙夜祇畏亦此心也惟純而後不已而已者
非純惟誠而後不息而息者非誠齊桓公以葵丘之
會而驕晉文公以踐土之盟而驕晉悼公以蕭魚之
會而驕人之度量如此其相遠耶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此一章亦與前一章相為表裏前一章乃德之見于治身後一章乃德之見于養民故禹之戒舜先嘆而後戒謂帝念之而不可忘也養民之功雖已成使帝于此斯須而不念則已成者復虧矣所謂德者何自而見之惟于善政可以見之也此二句惟以養民為

主指其德之實用言之下云六府三事者皆言養民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洪範謂之五行此謂之六府者洪範以土爰稼穡合而言之大禹謨以養民為主故土穀分言之謂之府者以其財貨之所聚也惟修則六者貴得其敘而不亂正德者正民之德如身正于上民化于下此正德也利用者利民之用如佃漁取離宮室取大壯之類也厚生者厚民之生如輕徭薄賦厚而不困是也謂之三事是則斯民有所事乎

此也惟和則三者得其平而不乖六府以養民之身
三事以養民之心合之而為九功則九者得其敘矣
謂之九敘九功之德皆可敘也謂之九歌九功之德
皆可歌也可敘可歌則無之不成矣雖然當功之未成
也人猶知所以艱難勤苦以要其成及其既成也則
樂于放肆而不復有艱難勤苦之意此人之情也故聖人
于此又為戒之董之勸之之術焉休者美也福也戒
之意若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九者之功無時而忘

則身安而室家長享其樂此戒之用休也威者福也
以其可畏也董之意若曰生于憂患而死于逸樂憂
勤則有生之理安樂則有死之道使九者之功一時
而或忘則饑寒日至放僻邪侈日陷于罪此董之用
威也戒之使之心有所慕董之使之心有所畏然畏
慕有時而忘又不若使之心有所樂樂則無時而忘
也故勸勉之以九功之歌使之手舞足蹈感發其善
心蕩滌其邪慮及善心油然而生則所謂九歌者有

得于中心之誠然則非有勉強矯拂之意凡此三者皆所以使其功之勿壞而已自德為善政而下至于九敘惟歌此養民之政必欲其備也自戒之用休而下至于俾勿壞此防民之具尤欲其詳也聖人之養民也于六府三事之外又有以維持保全之若此則斯民之得所養又安知聖人之力哉勸之以九歌觀幽風七月之詩可見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帝舜聞禹之言深信于心而然之且歸其功于禹地
平者水土得其平也天成者四時寒暑得其成也六
府三事允治者謂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
生惟和信乎其治也然則禹有平水土之功矣而及
于天時與六府三事者何哉蓋天所以生長萬物而
不得人以裁成輔相之則無自而成使水未平則天
之所以生萬物者不遠矣使水未平則所謂金也火
也木與土穀也三事也皆無所措矣禹治水其功至

于平成而六府三事皆治此所以萬世永賴之也隨
山濬川而後世無滔天之患田賦一定而後世無虐
取于民之患歌之于詩者謂之澧水東注維禹之績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見河洛者猶思其功謂之萬世
永賴豈不信然禹自言其功而舜復歸其功君臣之
間各言其所當言不事形迹如此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
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乃

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
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自此以下乃舜欲禪位之事來汝禹朕居帝者之位
三十有三載矣舜年六十二始即位至此三十三年
壽九十五歲矣八十九曰耄百年曰期頤當耄期
之年已倦于勤矣有強有弱者血氣也無強無弱者
心也舜之心蓋與天行健者同而舜之血氣則衰矣
汝惟不怠故可以攝我之衆古之聖人豈常以位為

樂哉倦勤者不可以居此位則可以居此位者惟不
怠而已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有德者民所歸也于
民心之從違可以卜其德之至與否至誠而不動者
未之有也朕德無所能故民不依歸皋陶遠種其德
民歸之則可以受帝之禪者惟在皋陶常人之種德
也近朝種而暮穫皋陶之種德也厚施而不求其報
故其種也遠惟其種之遠積之厚如此故德之下也
民皆懷之且皋陶之所掌者刑而已刀鋸之慘斧鉞

之威德何在焉蓋至威之中有愛存焉慈祥豈弟哀
矜惻怛之意雖刑而實德也以見古人之所謂刑者
即其所謂德後之世而刑與德始分為二矣禹與皋
陶蓋同功一體之人故禹之所遜者必在皋陶舜非
不知有皋陶也以有禹在焉固當先禹無禹則舜之
所禪位必在皋陶矣帝念哉念茲在茲此禹以皋陶
能種德黎民懷之若此因以戒舜謂舜之于德亦不
可不念念者念之而不少忘也當其念念不忘時則

德固在此及其念之既熟則造次顛沛從容周旋不期于念而德亦不忘也故釋茲而德亦在茲形于名言而德亦在茲不言而信出于心者德亦在茲釋也名言也允出也以見德無適而不在其始則實根于一念之微故臯陶之種德者此念也舜之所當戒者亦在此念也惟帝當知念之之功如此

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此舜因禹之遜皋陶而歸功于皋陶者也惟此臣庶
無有犯我之正理蓋天下之正理舜以身體之是以
天下為一身者也天下之有過則亦在其君故曰百
姓有過在予一人天下之不犯于正者亦在其君故
曰罔干予正既不干予正則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矣
此皆汝作士明刑弼教之功也古之所謂刑者豈為
殘民之具哉輔五教而已故不孝者有刑不弟者有
刑不睦者有刑使民知有所避故因以知所趨而已

期于予治者期于五教之行也刑期于無刑者期于不違此五教也民協于中者協此五教也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者君子無用刑之心然猶有期之之意存焉民協于中者君子無用刑之功至于民自協中者則不待有所期矣蓋中即五教也出中則入于五刑出刑則入于中矣既曰正又曰中蓋中可以兼正正不可以兼中罔干予正者乃所以為趨中之路也時乃功懋哉此雖汝臯陶之功若自以為功而不加

懋勉則前之功烏保其不虧故舜既稱其功而美之復因前功而勉之

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皋陶得舜之歸美不敢自居其功復歸美于舜此一段前後亦相發明有皋陶之明刑無舜好生之德不可有舜好生之德非有皋陶之明刑亦不可故皋陶

所稱者皆歸于舜之德謂帝之德無有所過皆中也
既謂之寬謂之簡罰則不及嗣賞則延于世宥過則
無大刑故則無小罪疑從輕功疑從重疑若非中也
而謂之罔愆何哉曰此乃以為中也聖人之心惟近
厚而已使用心而過乎薄豈所以為中哉近厚即中
也臨下貴乎知所簡要不簡則失之苛御衆貴乎知
所寬恕不寬則失之暴臨有統攝之意御有制御之
意居敬行簡者可以臨民居上不寬者有不足觀則

知寬與簡皆為上之道罰止其身而不及嗣惡也短
賞不止于身而延及于世善善也長過悞為之雖大
罪亦在所宥以其情之輕在所可恕也故意為之雖
小罪亦在所刑以其情之重在所不當恕也觀刑故
無小一旬亦可見聖人于仁心之中自有義非姑息
之謂也宥過刑故以其情之已定可得而知之者也
故宥之刑之功罪之疑以其情之未定不可得而知
者也故從輕從重可以罪可以無罪罪之疑也罰

疑從去故惟輕可以賞可以無賞功之疑也賞疑從
予故惟重左傳曰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
人寧僭無濫亦此意也與其殺無罪之人寧若失不
常之典失不經未甚害也而殺不辜使無罪者受戮
則其害多矣凡此皆聖人好生之德天地大德曰生
一陽方復于建子之月雷在地中而易以為見天地
之心則天地之心者皆所以生物也聖人好生然洽
于民心者洽浹也聖人推愛人之心及其浹洽則民

心亦知所自愛民既自愛豈有輕其身而犯有司之法哉皋陶之意以謂明刑者特一有司之職民之所以自愛而重犯法豈有司之所能及皆舜之德也舜以罔干予正而歸功于皋陶皋陶以不犯于有司而歸功于舜君臣之際可謂盛哉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帝復美皋陶之德俾我之治得以從予所欲而使四方風動者皆汝之美也四方風動乃舜之所甚欲也

人君孰不欲四方之民順上之化如草之應風而每
每不遂其欲者蓋不得其人以道達其德意志慮今
也皋陶能推廣帝舜好生之德民至于罔干予正不
犯有司則皆為君子之歸矣豈非皋陶之美乎且皋
陶所掌者刑之事也第見斬艾殺戮刀鋸斧鉞之威
而已何以能使四方至于風動又何以為休耶以此
知皋陶所掌者雖刑而實德也古人不以刑視刑而
以德視刑故舜謂之從欲謂之風動謂之休亦如穆

王謂之有慶祥刑也豈若後世專事殺戮而至于不忍言也哉

帝曰來禹洺水傲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厯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舜以位遜禹禹曰朕德罔克舜至此兼述其功德以命之來禹洺水傲予孟子曰洺水者洪水也水性潤

下而至于逆行此變異也天所做戒我也洪水乃在堯時與舜何與焉今舜引以歸已蓋天下無一物而非聖人之身故一物不得其性則聖人自以為己之責此恐懼修省之意也惟此意弗嗣而後漢世以災異而免三公當災異之時三公自以為不任其職引身而退則可人主以此責三公則不可若人主以是而責三公是移過于臣而已不知懼者也豈所以謹天戒者哉當水之為患也禹既能成允成功允信也

禹先有以自信于己若韓信之舉燕趙擊齊若耿弇之取涿郡收富平皆是規模素定信其必能成功也惟先有以成允故能成功此禹之賢也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勤如三過其門而不入是也儉如菲飲食卑宮室是也心無兩用為公者必忘其私為國者必忘其家邦既克勤則家自然儉約矣滿盈也假大也不以勤儉之德而自盈自大此禹之賢也成允成功所以言禹之有功德不自滿假所以言禹之有德禹

有此德未嘗自有其德乃不矜也禹有此功而未嘗自有其功乃不伐也蓋矜伐者豈必暴露所長誇耀于人然後謂之矜伐哉禹之心苟自知其有功有德即為矜伐矣惟禹之心視之如未嘗有焉已雖不矜而天下遜其能已雖不伐而天下遜其功能者忌之媒功者爭之漸吾有矜伐之心則夫人亦皆有爭功爭能之心以吾之不矜不伐而起天下之不矜不伐則是能與功也天下不以歸禹而歸誰哉余嘗考聖賢

盡性之學以謂天命之性萬善具備無有虧缺不足之處聖賢所謂孜孜汲汲者惟欲盡此而已初無分外之事孟子知此意故曰舜盡事親之道又曰事親若曾子可也初未嘗以舜曾子為過外蓋以其分所當為之事能盡此者方能免其責耳尚何矜伐之有使聖賢而有過外之事為人所不得為則矜伐可也聖賢無過外之事如禹之功皆是禹所當然故禹自不見其為功德也汝有此德而吾復懋勉之使之不

已汝有此功吾復加美之而不敢忘天之厯數當在汝之身汝當升元后之位也厯數者聖人作厯以步其數裁成輔相之道也天之厯數猶言裁成輔相之人當在汝矣天人一理也聖人所見處自然與天合舜以禹為可禪則天意亦在是也况舜當倦勤之年商均既不肖不可以任其責廷臣又未有出禹之右者此天意可見矣聖人以任事而卜天意何必以圖命符讖之說自為怪誕者哉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此堯舜禹三聖傳心之要旨也堯典不載命舜事而大禹謨載舜命禹之辭可見堯舜禹一心惟夫子得之故于堯曰篇首云堯曰咨爾舜天之厯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天下之大事物之繁人主苟不得其要

則將見用力愈勞而愈無功其要者安在曰中是也
事事物物皆有其中吾能執其中則出而應事物之
繁無一而不適其宜不當其理然中為難識故舜于是
有人心道心之辨使其于人欲天理之差從而審擇
焉人心人欲也故危而難安道心天理也故微而難
見惟其天理微而難見故微得以勝欲而人心每每
為道心之累然則孰從而求之曰精而不雜一而不
二精者如求金于沙沙盡則金可見一者如水之流

止東西不失其平如此則危者去微者復中可得而
執矣中即道心也以其無過不及之失則謂之中道
之大原出于天堯傳之舜舜傳之禹謂之中禹傳之
湯謂之咸有一德湯傳之文武為皇極孔子謂之忠
恕一貫子思謂之誠孟子謂之浩然之氣皆一物也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所以守護此中而勿
失也無稽考之言易以惑人則勿聽之弗詢于衆人
之謀謂其不合人情者易以敗人之事則勿用之舜

之意謂雖已得此中矣若夫聽言用謀之不審使邪說得乘間而入則向之所謂中者不可保矣孔子告顏子以四代之禮樂必終戒之以放鄭聲遠佞人孟子所以言養氣必先以知言蓋邪說易惑必閑邪可以存誠也民視君為命得非可愛乎君失道則民叛之得非可畏乎君之所以可愛者以衆非元后則無所仰戴故也民之所以可畏者以君非得衆則無以守邦也君之與民並言之以見其勢之均也亦與后

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同意雖是君民之勢均而書之所言大率先君而後民名分所在當以君為重也然則孟子何以謂民為貴而君為輕倒置如此蓋書所言者萬世之常法而孟子所言者特救時之弊為時君鄙薄其民之故也夫子作春秋將尊師衆則曰某帥師大夫與師敵也將卑師衆則曰某師師為重也至于君將不言帥師君見獲不言師敗績以君重于師也春秋正名分為萬世法與書所言亦同欽哉

慎乃有位為人君者當致其敬以位為憂勤而不可
借是以為逸樂此慎乃有位也敬修其可願可願與
可欲之謂善同人君之可願者願為善不願為惡願
天下治安不願為危亂敬以修之于此而不謹不敬
則四海困窮而天祿止于此矣天命視民心為從違
民心得則天命可以長享蓋能敬修其可願故也民
心去而至于困窮無告則天祿亦于是而終蓋不能
敬修故也詳復此數語治天下之要盡在是矣故舜

密以授禹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出好者賞善興
戎者罰惡口者命令所自出賞善罰惡存焉則言豈
可再謂我之所以命禹者其言一定不可變易汝禹
安得而辭哉使禹得而辭之是舜于賞善罰惡之言
可更變矣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
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
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

觀下文龜筮協從卜不習吉則舜之命禹蓋嘗卜筮矣禹又曰枚卜功臣先儒以為帝與朝臣私謀私卜禹不預謀故更欲卜也枚卜謂歷歷而卜之就功臣之中惟其吉而從之可也何必專命禹此禹有謙遜不敢當之意也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昆後也朕志既定矣詢于衆人之謀又同矣故鬼神之從見于龜筮亦無不協者洪範七稽疑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蓋人謀鬼謀雖欲其合大率以人謀為先就人謀之必以己心為之主設若己之志不定而徒信他人之謀惑于鬼神之說其可哉先斷之以心故詢謀者所以參吾身之所見鬼神者又以驗吾心之所見而實非詢于鬼神為主也今也舜之命禹舜之所見即天人之所見也已自無間矣所謂先天而天弗違者也必至理之固然幽明無二宜乎朕志之定而詢謀亦于是而同龜筮亦于是而協也卜不習吉再三瀆瀆

則不告豈有再卜而再吉也哉禹拜稽首固辭辭之
之堅也帝曰毋母者禁止之詞惟汝能諧其事不許
其辭也前此宅百揆禹嘗遜稷契皋陶未聞辭之如
此其峻今也既辭之又辭之以見神器之重可重而
不可輕又非宅百揆之比也觀禹之遜如此聖賢之
有天下何嘗容心哉宜乎舜視棄天下猶敝屣然孟
子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
焉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正月朔旦與正月上日月正元日同與春秋書春王
正月公即位同神宗者舜之宗文祖堯之祖繼世者
必受之于祖故堯授舜必告于文祖禪位者必受之
于所禪之君故舜授禹必告于神宗神宗者堯廟也
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率百
官若帝之初亦如舜攝位之初在璿璣而下是也聖
人所為善蓋有不約而同不求合而自契蓋以循乎

天理而已非大禹事事欲求其同舜而為之也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
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
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
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勲三旬
苗民逆命

甚矣有苗之頑也自堯時鰥寡有辭于苗蓋嘗遏絕
之矣舜即位之後又嘗竄其君矣又嘗分北其黨矣

至于此又且弗率是其怙終之惡罪在不赦芟夷蒞
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植宜不為過而舜之命禹
特曰惟時有苗弗率徂征詳味聖人優游和緩之意
未嘗有忿戾之心聖人之量與天地同其大一物之
失其和豈不傷天地之仁而天地生物之心當自若
也有苗之惡特其氣稟之昏濁爾其畏威寡罪之性
蓋與人同舜方且哀矜憐憫之竄之分之征之皆所
以使之畏威寡罪求以生全之而已矣何忍疾其惡

遂至于棄絕之哉禹會羣后會羣諸侯之師也當用
兵嚴戒之日不聞羽檄交馳轉輸之費調度之廣以
大臣自將特曰會羣后而已嗚呼何其從容整暇如
此意者政刑明于閒暇之時戎器除于不虞之日不
待事至而後圖也誓于師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行
師則有誓命祭祀則有誓戒皆所以謹重其事而不
敢忽也說者以謂誓誥不及五帝然則帝者之世雖
曰不言而人已信亦曷嘗廢言語哉余嘗讀典謨之

書以其簡嚴寬大事事畢備書有六體典謨訓誥誓
命是也至于典謨之書六體皆具與他書不同如與
益儆戒之詞皆訓也如欽哉惟時亮天功之辭皆誥
也如禹會羣后誓師之辭皆誓也如命汝作納言皆
命也誰謂誓誥不及五帝者哉濟濟者衆之盛也咸
聽朕命者欲其衆志之一也蠢茲有苗謂有苗蠢然
至微而無知者也昏迷謂其昏塞而不知有恭敬之
道惟其不知恭敬故侮慢而自以為賢敬則自然合

于道而順于德不敬則宜反其道而敗其德也敬則能用君子退小人下自然為民所歸上自然為天所與不敬則君子所以退小人所以進民所以棄之而不安之天所以降之咎而不宥其罪皆原于不恭敬之故肆我以爾衆士奉其可罰之辭伐彼之罪爾庶幾一乃心力無或有異志則能成功矣三旬苗民逆命以師臨之一月苗民猶有辭而逆命則其昏塞也亦甚矣

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
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
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
有苗

此一段乃聖賢自反之意孟子曰有人于此其待我
以橫逆君子必自反也曰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
橫逆猶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曰我必不仁也必無禮
也此物奚宜至哉聖賢責己嘗多責人嘗少然則舜

之此舉無乃有過歟曰聖人無過舉也使舜于此自謂無過舉而徒有責夫三苗則舜亦幾于自滿矣聖人雖無不盡處嘗若有未盡然益之贊禹者謂禹亦有此意從益而贊助也天雖遠矣而德可以動之是無遠而不屆者也自滿者適以招損自謙者必受益此天理也天道虧盈而益謙自盡而人無不從自滿而人多不服此即損益也帝初于歷山舉舜初年之事帝之耕于歷山也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以

謂父母之不我愛于我何哉天地之于物無不愛
父母之于子亦無不愛父母之所以不愛其子者必
其子有未盡也舜之號泣于旻天者豈常有怨父母
之心特怨慕耳謂吾何為而得罪于父母也舜本無
罪負罪以歸己舜本無慝引慝以歸己祇載者敬其
事也敬其事以見瞽瞍夔夔者慄懼不已之貌齋莊
而畏慄以此見舜之心舜之敬誠無所極紀瞽瞍雖
頑而舜敬之至亦足以感發之故瞽瞍以從而信順

至誠感神誠和也和之至可以感鬼神而況有苗乎
凡此皆極言感應之道謂盡其在己者自無不應于
彼莫遠于天而德能動之莫頑于瞽瞍祇載能格之
莫微于鬼神而至誠能感之有苗之頑亦豈有不可
感發之理舜禹第反求諸己可也

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
階七旬有苗格

舜禹君臣何其從善之敏也孟子曰禹聞善言則拜

又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伯益言中其機故禹聞之而拜昌言舜聞之而敷文德曾無吝惜之意前日徂征之舉舜與禹隨即冰釋所過者化矣嗚呼君臣之際何其同心同德也如此自常情觀之舜命禹以徂征而益之心似若有阻君命者宜告之舜而反告之禹禹受舜命既無成功聽益言而還似若專于進退者宜告之舜而反不告舜之意欲征有苗既有成命而二臣若此疑貳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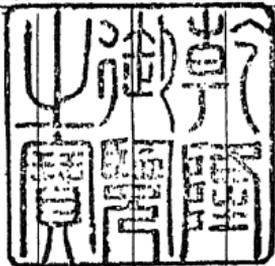
罪于二臣可也而且誕敷文德以此見君臣之際兩無疑情益之意謂禹猶已也禹之意謂舜猶已也此豈後世之所能及哉誕敷文德何自而見之豈未征苗之前文德獨不敷及苗之逆命而始敷文德耶曰舞干羽于兩階此即文德也當其徂征也干戈用之于行陣及其班師振也干羽用之於舞蹈以見無事于用武矣無事于用武即文德也誠意之所孚精誠之所感宜乎七旬之久而有苗自格也有苗之所以格

者豈能回心向道遽革其舊習也哉特畏威寡罪耳
革道之終小人革面則亦足矣抑余嘗論感應之理
謂天下之理一而已矣惟其一故感彼應此不疾而
速不行而至者也自夫人反躬之未至天理不明人
欲昏塞故物我為二天人為二內外彼此為二障蔽
日深動輒窒礙何自而能感哉山下有澤君子以虛
受人聖賢所謂物我者初無異理惟能私意消釋天
地皆吾同體自然有感有應所謂正己而物正篤恭

而天下平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皆此理也干羽舞而有苗格高宗夢而傳說來成王悟而天反風春秋成而麟至亦此理也後之學者當橫逆之來且先自處以為吾忠矣吾仁矣吾禮矣不知自反而專于責人忿疾一萌悔吝百出又安知聖賢之功用哉雖然說者謂結繩之政不足以理暴秦之亂干羽之舞不足以解平城之圍謂當排難解紛之際干羽之舞誠無用也曾不思道固有並行而不悖者舜之舞干羽固

足以格有苗矣使舜之威命不行師旅不整征討不加而徒曰吾將以誠意感之彼其謂我不能師也不幾于起侮乎天下之事惟權之在我者然後可以用吾誠苗之服舜也意其必曰天威之可畏如此今也威不加吾而且退而修德吾其可不服哉是舜有其威權而不自用其威權故誠意所感足以使人來格者有賁育之勇而揖遜則揖遜足以使人服三尺童子以揖遜服人人將謂童子弗能而且侮之矣明乎

此則徂征之舉與誕敷文德者皆並行而不相悖也
不然則宋襄公以不鼓不成列而取敗陳餘以仁義
之師而取敗反執舞干羽之說是亦腐儒耳



尚書詳解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陳氏尚書詳解卷四

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查善長

通政使司副使_臣莫瞻菴復勛

總校官編修_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_臣田尹衡

謄錄監生_臣陳萬青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詳解卷四

皋陶謨 虞書

此篇其初乃因禹之問答其後皆皋陶之所陳謀之
一定可以為萬世帝王之法故名之以皋陶謨其大
要則以知人安民為主而知人安民之本又在惠迪
厥德蓋德之不迪則必不能知人安民知人而人不

宋 陳經 撰

全
卷四
盡知安民而民不盡安者皆基于迪德之未至合表裏內外而言之也自亦行有九德而下至天工人其代之即知人之理也自天敘有典而下至敬哉有土即安民之理也其言相連屬其意相貫通學者自流而溯其源斯得之矣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作此書者以允迪厥德謨明弼諧名狀皋陶之所得也禹與皋陶皆若稽古見其與堯舜同德益稷而次

皆無與焉允信也迪蹈也信能蹈行其德也信蹈其德者如之何曰十目十手之指視此德也暗室屋漏亦此德也不以隱顯二其心朝夕行之此德也終身行之亦此德也不以久近渝其誠達而富貴此德也死生患難亦此德也不以險夷易其節其為允迪如此其至則天下之有是非得失成敗利害皆灼然于吾之胸中其謀也豈有不明誠足以感人如春風和氣之于萬物不言而使人化其弼也豈有不諧然則

臯陶之允迪厥德者第于謀事之明與夫弼人之諧者觀之若曰吾能允迪厥德矣謀事而暗于事機昧于安危成敗之理弼人而有忿心厲色違忤而不相順齟齬而不相合則無乃允迪之未至乎異端之學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知周乎萬物而道不足以濟天下者皆此類也

禹曰兪如何臯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兪

禹曰俞如何上必有闕文臯陶曰都臯陶因禹有如何之問先美之而後言慎厥身修思永其意畧與堯典以親九族平章百姓意同蓋臯陶之所得者在于允迪厥德故言惇敘九族庶明勵翼皆本于身修能修其身者德之所以允迪也謹其身之所修必思為長久之道異端之學亦非不修身也然致遠則泥故君子思其所以長久者欲其參之天地質之鬼神百世俟聖人而不惑不惇不疑不惑者如此則修身之

道盡矣身修而家齊國治故能惇九族而厚其恩愛
敘九族而次第其倫理衆賢明者莫不勉勵而輔已
焉故惇敘九族庶明勵翼者皆修身之驗也自邇而
可以遠者在此而已自其身與九族與朝廷言之則
其身為近朝廷為遠今焉身修于此而庶明勵翼自
應于彼又自朝廷而推之以達于天下亦此理也豈
非所守約而施博哉禹聞皋陶修身之言遠近兼舉
其簡如此故拜其善言而俞之也禹皋同列之際或

都或俞或吁或咈無非真情實意之法不可以常情
窺之也惟其好善之心出于真情故言有合于其心
則俞之有疑于其心則吁之問之善之在人猶在己
也故聞言而拜不以為謫善之在己猶在人也故自
言而先曰都不以為矜後世孔門學者知之為知之
不知為不知如三子言志無有隱情正名曰迂短喪
曰安皆是真情所在與虞舜之廷禹臯陶同列都俞之氣
象亦有相似

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成若時惟帝其難之
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
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臯陶既言身修思永之道推而至于邇可遠在茲則
亦包括無餘矣及禹拜昌言之後臯陶又就其中舉
其至要者言之曰知人安民是也舉此二者以為人
君立治之大端故先美之而後言曰在知人在安民
謂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者不在乎他而惟

在知人安民禹平日所學者在于克艱一聞知人安民之說遂疑于心而見其所以難故曰吁成若時惟帝其難之咸皆也若順也知人之與安民皆順是二者而行之雖堯尚且以為難何以言之善知人則為哲必于官人者見之官人者謂能官使人材隨材而授之職也吾自謂知人矣而官人之際小大長短不適其宜則何以為知人此知人之所以難也安民則為惠必于黎民懷見之黎民懷者謂不令而自從不

約而自至推之不能去逃之不能免者也吾自謂能安民而黎民不懷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則何以為能安民此安民之所以難也使帝堯于哲惠之德無所不能則黨惡如驩兜不必憂之可也頑如三苗不遷之可也巧言令色靜言庸違如共工不必畏之可也帝堯猶且憂之遷之畏之恐其為知人安民之累則帝于此二者何嘗不以此為難然則帝堯之所以難者果不能乎曰帝堯固無所不能也帝堯自以為能

而有易心焉則不足以為帝堯矣惟夫子知此故曰堯舜其猶病諸堯舜以為天下不能皆賢而猶有不肖者焉天下不能皆君子而猶有小人焉知人之心安得不以為病五十者衣帛而少年不得衣帛七十者食肉五十者未得食肉安民之心安得不以為病雖然就知人安民而論之知人可以兼安民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天下之事不勞而治民其有不安乎孟子曰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之為務故舉

陶謨亦以知人為先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
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言哉

皋陶見禹以知人安民為難事遂有亦行有九德之
說其意以為知人雖難然亦有可以用其力處謂躬
行是也亦行有九德即允迪厥德也九德自寬而栗
至于彊而義其品有九在己者有九德然後足以知

人之九德無諸已何以知夫人故知之要莫先于自
知堯有俊德故能明俊德文王克宅厥心故能克知
三有宅心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孟子曰我知
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故欲知人者在于自知自知
之道莫如亦行有九德也在已者既行九德必知人
之德能知人之有德斯可以論人之有德謂某人
有某德也既能論某人有某德也德不可以虛名觀人
不可以虛取故乃言曰載采采載行也采事也必言

是人之有某德是德之有某事則知人之道可無餘
蘊矣禹曰何者問九德之品也皋陶于是言德之品
有九蓋人之全材備道者為難其氣稟有得一節而
以學問成之者亦足以成德自寬而至于強此其氣
質之自然也自粟而至于義此其學問以成之者也
性之寬易失之縱惟寬而能莊粟則斯可以為寬之
德性之柔易失之懦惟柔而能立事則斯可以為柔
之德謹愿之人或不能責難惟愿之中有恭則不至

于弱有治亂之才或不能致敬惟亂之中有敬則不
至于輕忽擾順者或不能果敢正直者或不能溫和
簡畧者或不能廉隅剛斷者或不能塞實強壯者或
不能合宜擾而毅則有決而不至于從順直而溫則
能和而不至于直情徑行簡而廉則有以表見而不
至于忍畧慢易剛而塞則能誠實而不至于多慾強
而義則有以適宜而不至于太躁如此者九德之品
也有上之九者而無下之九者則不可以謂之德彰

厥有常吉哉常者德之所安者也人固有勉強矯拂亦足以欺人者能矯拂于暫不能矯拂于久能勉強于一時不能勉強于歲月惟其安而非有所勉強矯拂者乃德之常也至于常則不變矣朝夕如此窮達如此變故如此而其德曾不少變人主得如斯人者而彰顯之國之福也周公作立政亦曰克用常人蓋常人者初無新奇可喜而不至于邀功生事若桑麻穀粟之可以養生者也故皋陶言九德之後必繼之

以彰厥有常吉哉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翕
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
五辰庶績其凝

人才之難全也久矣為卿大夫而有一家者苟能于
九德之中得其三德之人日日宣達之使之得以自
達其情無所揜蔽則三德之人必能夙夜之際深明
有家之事無一之不詳究也為諸侯而有一國者苟

能于九德之中得其六德之人日日嚴之祇之敬之
禮貌之隆畏憚之至使之得以安其心而無所顧忌
則六德之人必能明其事于有邦為之顯設治具也
諸侯有一國比諸大夫所治者為詳故必得六德之
人謂之日嚴日宣見其誠之不已也苟須臾而有怠
心則誠有不至而賢者不為吾用矣至于天子有天
下比諸侯之國又為詳故必得九德之人非謂一人
而備此九德也合衆人所長而受之然後敷布而施

之謂某人掌禮樂某人掌兵刑之類如此則九德之人咸趨于事有德而謂之俊有才而謂之又者皆在官矣雖然人才之盛如此或相忌而至于爭者有之雷同而相為朋黨者有之則人才之盛不足以為用而反足以為累惟上之人有以使之和而聯事合治謂之僚者皆有相師之風相師則集其所長去其所短趨事赴功百工皆有惟時之志惟時則勤而不失其時也師師惟時者激昂奮發之意故能收得人之效

上足以定天時而五辰得其順下足以治人事而庶
績得其凝五辰即五行之在天者寅卯為木之辰春
之盛德巳午為火之辰夏之盛德亥子為水之辰冬
之盛德土包五行而旺于四季則辰戌丑未之辰也
撫五辰則四時無愆陽無伏陰無淒風無苦雨是也
地有廣狹事有詳畧用人亦有衆寡為大夫者必得
三德諸侯必得六德天子必得九德苟賢才不足于
用則一國一家與天下之治必有廢而不舉者矣然

則大夫者必限之以三德諸侯必限之以六德乎曰
為大夫之家苟得夫六德之人為諸侯之國苟得夫
九德之人亦奚不可然則人才之難得不可以求其
備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諸侯五大夫三使諸侯
而得七人大夫而得五人安可謂之僭乎觀書者當
求其意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
工人其代之

有邦即諸侯也人君亦何嘗教諸侯之逸欲哉蓋人君者天下之諸侯之所取法也苟一念不謹怠忽之心或萌于此則諸侯視效于彼皆為逸欲之事矣故無教逸欲有邦常謹其在己者兢兢業業戒謹危懼而不已也以一日二日之間而有萬事之繁安危治亂之機常存于細微之際天下之事如此其不窮則人君之心豈可以少忽哉雖然一人之聰明安足以周知天下之事必得其人焉以任之故庶官無曠則

天工必有人以代之矣天下之事無一而非天之事
蓋非人之所能為者皆天理也事皆天之事則用之
際不可以私意用之矣自無教逸欲而下則慮天下
之事當以己自無曠庶官而下則任天下之事不以
己此本末具舉人已兼言之也臯陶陳知人之謨大
槩先行九德然後能言人之九德取人以身其理當
如此至此又申前說使人君兢業之念不存而至忘
天下之事則任官之際必以私意間之曠而不舉者

多矣勿以不正之人而居庶官則無曠也

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
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彰哉天討有罪
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
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典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也禮者吉凶軍賓嘉
也君臣有自然之敬父子有自然之恩兄弟有自然
之愛夫婦有自然之別朋友有自然之信吉凶軍賓

嘉亦莫不有自然之理此皆天之所敘天之所秩而不可以人為加焉者也為之君者果何為哉因其天敘之典勅正而醇厚之因其天秩之禮躬行而用之以此率天下使之同其寅協其恭和其衷則典禮行矣典禮之在人心本自寅敬衷善恭而不侮今也同之協之和之無一之不寅無一之不恭亦無一之不衷豈非典禮之效達于天下哉五服自袞冕而下五刑自墨劓而下德者天命吾從而彰之以五服刑

者天討吾從而用之以五刑以此懲勸天下使于政事之間懋勉而不已則賞刑行矣蓋人心無所懲勸則日以自怠今焉勉于事者有天命之服不勉于事者有天討之刑又安敢不勉哉嘗觀孔子之稱舜以為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典禮德既一本于天理則舜所為者皆奉天也舜曷嘗有為謂之無為可也典禮謂之我德刑不謂之我者蓋非天子不議禮典禮之行自上率之故曰

勅我自我至于德刑則皆純乎天而不容已所以見
爵人與士共刑人與衆棄而非人君之所私有也其
旨微矣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臯
陶既言天人相因之理如此又恐姦人得以肆其邪
說動欲引天以神其事故臯陶指其所可證驗處同
寅協恭和衷即典禮之驗政事懋哉懋哉即德刑之
驗又從而申之曰天聰明本因民以為聰明民之聞
見即天之聞見天明畏本因民之明威民之好惡即

天之好惡也人主不必求之天但考之本心以卜天
意矣古之聖人皆以人而占天如成湯以民之僕后
而知天意武王以孟津諸侯卜天意成王周公以民
獻十夫卜天意惟以人心觀天意則不可誣矣達于
上下謂此理上達于天下達于民天與民初無二理
也有土之君豈可不敬惟知敬則不忽乎民自乃不
忽乎天不知敬則徒以天為可畏而以民為易虐若
然則天之與民為有二理也耶此臬陶安民之謨必

推而至于合天也

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皋陶既陳知人安民之謨恐人之未必信已故曰我之言順于理可以致而行之禹曰俞然其言以謂汝之言可以致其功不但可行而已也古人相與不事形迹言其所當言皋陶不以為誇禹亦不以為忌皋陶既見禹之然其言則又謙以自處曰予未有知吾

不以所知而自足也。更以思日進于贊襄而已。贊進也。襄止也。進進不已之意。此實皋陶之本心向之所言者。特欲禹信之而已。故言未信于同列則皋陶不敢有所隱言。已信于同列則皋陶不敢有所恃。故觀禹皋之相與。豈若後世之矜功伐能者哉。

尚書詳解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詳解卷五

宋 陳經 撰

益稷 虞書

古書以益稷合于皋陶謨觀此篇之文大槩與皋陶相連續如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日贊贊襄哉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此文意相接其後乃分為益稷篇因禹有暨稷之事故以名篇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曰孜孜
臯陶曰吁如何

帝呼禹而來謂汝亦當陳盛德之言臯陶已陳知人
安民之謀謨於先矣舜于此求善無厭故樂聞其言
而不已孟子曰大舜有大焉樂取人以為善禹拜曰
都帝予何言予思曰孜孜舜方求其言而禹且自以
為無事于言蓋禹之意在于躬行而不徒言也予尚
奚言之有予之所思者日以孜孜為念謂其不怠也

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古人以躬行為言而未嘗以言為言舜之求言之意非不善也第恐求言則有餘躬行則不足適以為無益而已故禹以孜孜為事因以感吾帝舜臯陶見禹孜孜之言遂疑而問之蓋臯陶亦欲禹陳謨不以己之知人安民而遂自足也禹乃不以言自任臯陶豈能無所疑于心哉君臣有常分舜以汝命禹禹以予自稱若敵者然于此亦可見誠意之交孚不可以常分論也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蒸民乃粒萬邦作乂皋陶曰兪師汝昌言

禹因皋陶如何之問遂歷陳當時所以治水之功洪水滔天浩浩然言水之大也懷山襄陵民有昏墊之害昏墊墊溺困于水也如此子于此時乘四載即先儒所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山乘輹是也隨九州之

山刊除其蔽障之木以通水道害去則利可興暨益
奏進庶鮮食于民益是時為山澤之官所進鮮食即
鳥獸之新殺者予決九州之川而至四海則大水有
所歸濬通畎澮之水而至于川則小水有所入自水
之未通達也九川橫流畎澮無受川既決而之海則
畎澮可濬而之川矣水退而平土可耕乃暨稷播種
而進庶艱食于民謂民阻飢之際則五穀之食為艱
食又以鮮食魚鱉之新殺者兼之苟可以利民者無

不為也可見此章大禹治水之規模次序莫不先定于曾中惟其規模先定是以簡要而不繁初不見九州之為大洪水之為難也使禹于此見其大見其艱則將退縮而不敢為紛亂于中而不能為矣先刊木而後決川決川而後濬畎澮自有次第如此此所以為行其所無事也懋遷有無化居洪水方退民之日用飲食者未均其利必使有者遷之于無化其所居積則民可以均其利若魚鹽則徙之于山林材木則

徙之于川澤是也然民情未能遽然從上必勉之謂
敦勸使之遷有無化居也如此則交相生養而民力
自裕故蒸民乃粒倉廩既實而民知禮節故萬邦作
又此禹之功見于孜孜力行者如此而已然大禹有
功號為不矜不伐者也夫何皋陶之問而乃自言其
功畧無謙遜之意何也曰禹非矜功也自言其成功
之艱難所以使君臣之際常以憂勤為念則艱難之
功可保也皋陶曰俞師汝昌言禹以為予何言矣而

皋陶復曰師汝昌言蓋他人以言為言而禹以躬行
為言故其言為可法皋陶以矢謨名于世宜若無羨
于禹之言也而猶問之于先師之于後皋陶曷嘗矜
已忌人如後世之士名欲已歸遂至于抑人而揚已
哉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
弼直惟動丕應僉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
吁臣哉隣哉隣哉臣哉禹曰俞

禹戒舜以謹乃在位先美之而後言憂勤之中必有
至樂存謹乃在位人君之位常致其謹情欲之易肆
治安之不可保一不謹則失人君之道矣帝曰俞禹
于是又有安汝止幾康弼直之戒所以推廣慎乃在
位之意也止者心之所安也心之所止者苟不得其
安則出其位而不能止其所者多矣然安汝止之道
又在于幾康弼直惟幾以慮天下之微則眇忽之際
尤當加察惟康以圖天下之安則治平之日常若禍

亂之迫其後此養之于內也輔弼之臣盡正直之意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此養之于外也內外交相養而所止者安人君處無過之地自然下合民心而惟動丕應僖志上合天心而申命用休民心從上君所已為而民應之此惟動丕應也君所欲為而民待之此僖志也昭受上帝者顯其足以受上天之實也申命用休天應之以無窮之休也舜豈有求于民有覲于天哉天人之理一而已矣盡之于已則無有不應之

于彼既曰帝又曰天以形體言則謂之天以主宰言則謂之帝其實一也帝曰吁舜疑而未敢以為然者蓋其任甚重若禹之言非我一人所能當必有藉臣鄰之助而後可臣者大臣也鄰者近也人臣之情蓋與人君相親近而無間者也故曰臣哉隣哉又言鄰哉臣哉所以相親而無間者豈非在于臣乎此舜責望大臣相須一體之意故禹于是而然其言禹之言專責其君舜之言則責望其臣然則君臣之間皆

當盡其力可也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
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
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
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此章深見帝舜得為君之道君臣之際相須如一體
臣作朕股肱耳目則君為元首可知元首無為股肱
耳目則有為也後世之君至于有齋居決事者兼行

將相者以人主而下行有司之事一人之聰明安足以周知天下事哉此皆不知為君之體下文翼為明聽者皆股肱耳目之職也予欲左右有民扶持而助之使歸于善賴汝以輔翼予欲宣力四方為民興利除害廣其惠澤賴汝以有為觀者示也古人之象謂古人作服所以取象之意如日月而下皆取象也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自黃帝時已有衣裳之制矣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此六章繪

之于衣會畫也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
此六章締繡之于裳締葛之精者也此十二章各有
取象日月星辰各取其明山取其靜龍取其變華蟲
取其文此以象人君之見于已者故會之于衣而在
上宗彝取其孝藻取其潔火取其能照粉米即白米
取其能養人黼斧形取其能斷黻兩已相背取其辨
所以象君之德見于用者故繡之裳而在下十二章
之服所以有取于此數者蓋人主一身備天地萬物

之理吾身皆有所取則焉誠使人君之明與其靜其
變其文其孝其潔能養人能斷能辨皆無愧于此數
者則君道備矣使于此數者有一之或闕焉則人君
當內觀諸已外省諸物可也此古人取象之意焉予
欲觀古人制作之象于天下以五彩彰明施之五色
以作服必賴汝臣以明之以質言之則曰采以所施
者言之則曰色汝明者明其制度之有尊卑則若王
之服自日月而下諸侯之服自龍袞而下士服藻火

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是也明其君德
之有得失則合于此象而無愧者人臣則當將順其
美不合于此象而有闕者人臣則當正救其過此汝
明之意也成周時登三辰于旂而以九章作服其禮
制雖有增損而其意則一左氏傳臧孫諫納郟鼎有
及于三辰火龍黼黻以謂人君者昭德塞違以臨照
百官文物以紀之聲名以發之誠知聖人作服之本
旨矣六律即黃鍾以下五聲即宮商而下八音即金

石而下以律和五聲而播之于八音以為樂所以察
治忽忽不治也聲音之道與政通治世之音安以樂
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以出納五言五言
者又作樂之本也樂雖可以察治忽而其所以作樂
者在于五言五言即詩之合于五聲者經曰詩言志
歌永言是也納五言者以民之歌謠諷詠納之于上
出五言者以君之賡歌而達之于下以此五言而見
于六律五聲八音之間治忽不可逃矣如季札觀樂

以列國之詩而知其興衰汝聽者賴汝臣以聽之則
審其治忽之機者爾臣之責也凡此翼為明聽即股
肱耳目之所司欲者在君而所以翼為明聽者則在
臣此又當知乾始萬物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之意翼
為明聽者雖在臣使是四者而不出于君所欲則臣
雖翼為明聽不可得也舜之言前後亦有次第先左
右有民宣力四方者然後言禮樂蓋王者制作皆在
功成治定之餘也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隣庶頑讒說若不
在時候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
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舜于上文四者以所欲常在是則是無所違失也所
欲一不在是斯為違失予之所違汝當弼正之不可
面從其君而背議其君主勢萬鈞其尊神也其威雷
霆也人之不敢觸神侮雷霆多矣舜于此啓人以犯
顏敢諫之路必使有過得以正言而無隱情也欽四

隣左右前後隣近之臣當知所敬謂弼違糾過無敢
或忍可也夫舜之所欲者既有臣以翼為明聽之其
有過者又有臣以弼之誰謂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
親事法官者哉庶頑讒說自此而下皆舜所以成就
人才之意天下不能皆善而有惡焉不能皆君子而
有小人焉聖人于此遂以為惡為小人而棄之逐之
殺戮之則人之自棄者多矣聖人如天地也天地無
棄物故雨露之恩霜雪之慘皆所以生物聖人無棄

人故爵賞之所施刑威之所加皆所以愛人庶頑讒
說者謂君之違不能規正而退言是心不則德義與
乎巧言以生讒謗者雖唐虞之世不可謂無此等人
在舜所以處之如何耳若不在時謂不在于是而為
非者則侯以明之謂設射侯之禮以明其善惡古人
之射所以觀德志正體直其容體比于禮其節奏比
于樂故可以觀人之賢否撻以記之謂答撻其不從
者使之自記其過所以困辱之也書用識哉謂書之

簡牘以識其為非如左氏所謂苟楚丹書我殺督戎是也明之記之識哉所以多方如此者蓋激昂之折辱之使之困心衡慮知所以悔過而改欲與之並入于生生之域也生者謂善心自萌芽而擴充之無有空礙者生之理也苟或善端窒礙人欲橫流為小人為愚為不肖形存而生理已亡矣孟子曰生于憂患而死于逸樂此並生之意工以納言舜慮其侯明撻記書識之不足以使之改過也又以樂而感發之工樂官

也納言採下謳歌之言颺道也蓋詩言志皆其誠心之所發而為言播之于樂則為正聲正聲感人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既感發之如此其至于是觀其格而從化者隨其才之大小而承之以為師賓用之以為百僚否不格者威之以刑蓋至于此而頑不可化矣聖人樂與人為善所以扶持成就天下之才者何其委曲如是哉此章與洪範五皇極同意作樂之事舜典既命之變矣而此又責之禹庶頑讒說

舜典既命之龍矣而此又責之禹于此亦可見道揆
法守截然不可亂禹大臣也明道揆者也故無所不
統夔龍有司之事法守者也故各主其一周官冢宰
行六卿之事亦此意也

禹曰兪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
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
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無若丹朱傲惟慢
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頷頷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

殄厥世

詳味此一章足見君子和而不同舜禹之君臣更相
勸勉更相可否未始雷同所謂和如和羹同如濟水
設使人主有言臣下無所可否諂諛成俗則亦何賴
于羣臣之助哉舜言無頑讒說侯明捷記極而至于
否則威之可謂盡矣禹之意猶不以為然舜之所言
者大率知所以責人而責已則未也禹之所言則欲
舜反求諸已而已俞哉俞其言而有所未必然之辭

也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蒼生言舜之德光被于天下而至于海隅蒼蒼而生之草木則其所及者亦遠矣舜有此德則賢者各從其類雲龍風虎理之自然故萬邦黎獻皆共為帝者之臣非有以召之而自來也惟帝于是舉而用之敷納其言明考衆人之有功者因言以考功謂某人言能治財則明其治財之有功者某人言能治財則明其治財之有功者既有其功則當以車服旌表其可用之實帝光天之下是其躬

行之化有以率之于其先敷納明庶是其責實之政
又有以儆之于後若然則誰敢不遜于善又誰敢不
以敬而應上之命哉至于是則庶頑讒說有不必威
之而自服從者矣舜典言敷奏明試此言敷納明庶
舜典所言者諸侯之功已著者也諸侯在位既久其
功已著故舜特使之奏其言而試其功以驗其已然
之效者也故曰奏曰試益稷所言者黎獻之功未著
者也黎獻之始進其功未顯故舜受其所言而于衆

人之中分別其功而責其將然之效也故曰納曰庶
要之聖人責實之政則一而已帝不時數同日奏罔
功帝若不如是則布同天下皆日進于無功之地既
無以率之于其先又無以警之于後賢愚無別是非
不分其曰奏罔功理之宜也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
好丹朱堯子也其始特傲很好為慢遊而已及其傲
慢之極也遂至于傲虐是作傲而虐則殺人不忌矣
罔晝夜頌頌言為惡不已無有晝夜頌頌言其不休

息也罔水而行舟言逆天理也朋淫于家言男女無別也其所為如此所以絕其世而不得有天下然則舜可以不反求諸已也哉慢傲之事舜豈有是而禹言之蓋聖狂之分生于一念禹欲其君常在憂勤警惕之地則不得不以是為言也雖然惟聖君然後受盡言離婁之明人謂之瞽不諱傲慢之事舜之所無故舜不以之為諱若人主實有此過而人臣直指其過其君未必不諱矣人臣事有過之主則當婉其

辭而不為是直指以為訐也

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弟子惟
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
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

創懲也丹朱之用殄厥世者實基于傲慢禹懲創朱
之所為當其娶塗山氏之女辛壬癸甲方四日而往
治水孟子稱其八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啓禹之
子也呱呱而泣禹曾不暇顧其子其心公爾忘私惟

在于荒治謀度土功之事弼成五服即侯甸綏要荒也堯時已有五服洪水之後五服之制寔壞矣禹從而輔成之五服每服五百里四方相距為五千里王肅云五千里者直方之數每服之內為其小數定其差品各有所掌是禹輔成之也此其疆理天下之大槩也疆界已定必當經理之以故每州置十二人為諸侯師以佐州牧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謂九州之外迫于四海每方建五人以為之長自甸至綏服方三

千里在九州之內故每州置十二諸侯以為之師要
荒之服二千里在九州之外每方建五人為長內外
之辨詳畧之所由以異也內之師外之長而各蹈行
而有功惟有苗之頑不得以就其官謂分北三苗以
其有罪故不得就諸侯國君之官也帝其念哉帝當
念丹朱之所以用殄厥世者特其慢心之積禹之所
以能使諸侯各迪有功亦敬心之所形舜安可不以
此為念然天下諸侯各迪有功而弗即工者特一有

苗若不足慮也不必加意也在聖人之心以為一物之不得其所者則常有不能忘之之意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皋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舜聞禹之言知其所以各迪有功者皆大禹荒度土功之效故美禹之功曰天下之所以蹈行朕之德無有違戾者皆汝平水土之功有次序水土未平疆理之政未施則天下何從而迪舜之德然成其功者禹

也所以保是功者皋陶也故皋陶方且敬禹功之敘
而不敢少忽于是施象刑而明之象刑即象以典刑
也明以示人使人知所畏警則向者已成之功可保
而無虧矣皋陶非有意于用刑也特隄防之具不得
不如是爾舜言禹之功而併及皋陶以禹之不可無皋陶
猶皋陶之不可無禹也非特舜不自居其功歸美其
功如此又以見皋陶同功一體非他人臣所能及故
孟子曰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

夔曰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
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啟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
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

諧

此篇大槩文意脈絡相貫然夔言作樂乃別是一段
作史者取而繼先段以見治功至此而成非必連上
文也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此堂上之樂也堂上
之樂以歌詠為主下管鼗鼓合止祝啟笙鏞以間此

堂下之樂也堂下之樂以管聲為主記曰歌者在上
匏竹在下孔安國以夏擊為祝啟所以作止樂搏拊
以韋為之實之以糠所以節樂或者以孔之說無所
證據又疑堂上堂下之樂節奏作止相合而成堂下
既有祝啟則夏擊不得為祝啟搏拊亦不可以韋為
之其說曰鳴球非可以為夏且擊和之至詠之不足
有時而至于夏且擊琴瑟非可以為搏且拊和之至
詠之不足有時而至于搏且拊所謂手舞足蹈是也

樂之作升歌于堂上則取其聲之清輕者與人聲相比故曰以詠鳴球即玉磬也樂音之和感格幽明故祖考來格此樂作于宗廟之中者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人說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和祖考來至明矣虞賓丹朱也與微子在周作賓王家同故謂之虞賓丹朱傲慢今也亦在臣之位而與羣諸侯以德相讓遜謂年爵之同推先有德也朱之不肖堯不能化而此言有德者暫能如此也樂之感人至此如周

詩濟濟多士秉文之德下管鼗鼓此言下所以別上
文之為堂上樂也吹竹管擊鼗鼓祝以合樂敵以止
樂樂之初也以祝合之而後衆聲皆作樂之將末以
敵止之而後衆聲皆止笙以匏為之列管于中鏞大
鐘也間迭也吹笙擊鏞以次迭作鳥獸至微之物亦
皆蹌蹌然而率舞矣簫韶九成鳳凰來儀韶舜樂名
簫者細器之備作樂之時小大之器皆備九成九奏
也成猶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象舜之治九功惟敘

九敘惟歌故以九為節也樂至九奏備矣至靈之鳥如鳳凰者亦來儀謂有容儀之可觀也鳥獸易來鳳凰難致言九成而鳳凰來則鳥獸蹀蹀不待九成矣樂之作也依上下而迭奏神物之來上下共致非堂上堂下別有所感祖考尊神故配堂上之樂鳥獸微物故配堂下之樂總上下之樂言九成而致鳳凰尊靈異瑞故別言耳非堂上之樂獨致神來堂下之樂偏能舞獸也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

諧八音之中石為難和石磬也磬音之清者磬必擊以鳴之故曰擊曰拊拊亦擊也擊有大小擊大擊之也拊小擊之也音聲濁者粗清者精精則難和舉其清者和則其餘可知詩曰依我磬聲是言磬聲清諸音來依之百獸率舞即蹌蹌也百獸舞則鳳凰可知庶尹諧則神人可知尹正也衆正官之長也此篇言舜之治始于任賢功成以樂所以見其致太平也延陵札觀周樂見舞簫韶者曰德至矣盡矣大抵天下

至和之理一而已矣惟舜有此德先盡吾心之至和故能播之樂之至和所以能感神人萬物之至和故樂者特其器數耳所以道達吾心之和者也使舜之德有所未至無以感人心則雖聲樂之器數徒為文具安足以感神人和萬物哉子在齊聞韶則齊固常有此樂矣季札請觀樂則魯亦常有此樂矣然田氏篡齊三家專魯卒之無益于齊魯者是知有舜之德有舜之治則可無舜之德舜之治樂豈可恃乎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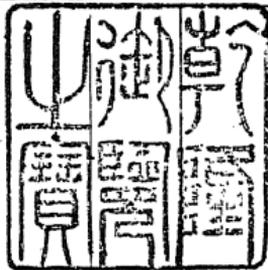
庸用也舜用夔言樂功成治定之意而寓之歌所以保其治功也勅天之命惟時惟幾舜之保治在于勅天而勅之要又在于時幾人皆知求天于天聖人求

天子已謂人之盡即天也非人事之外有所謂天舜
當此治定功成之日孰非天命苟于此有怠忽之心
則天命不可保矣故天不可恃所可恃者在已有以
勅之勅之為言整也正也嘗存警戒之意即勅天矣
惟時者不可失時以廢事惟幾者不可忽于細微既
不失其時又事幾之來至微所在能謹之則天命可
保永久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吾欲
勅天以謹時幾必賴羣臣之助股肱喜樂于盡忠則

元首之治功斯起而百官之事莫不熙廣矣舜之歌
專欲責望其臣也臯陶拜手稽首颺言于廣衆之中
曰率作興事人君先率臣下以作興事業當謹乃憲
法而致其敬凡事莫不有法度苟失其法度則事必
有闕屢省乃成欽哉事之始作也當敬其法度之既
成也又當頻頻省察之惟恐其有少虧缺則他日之
患必基于思慮之所不及又當致其敬是此心始終
乎敬也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其意謂欲謹其憲于事之始省其成于事之終必在
人君之明元首苟明于上一心無蔽賢愚不能惑是
非不能亂則股肱有功而見知誰或不竭其良哉股
肱既良則庶事自得其安而無有紊亂者矣皋陶之
歌專責望于君所以足舜之意君臣之間各相警戒
各盡其責則治功可保矣又從而申戒之曰元首叢
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叢脞繁碎也惰怠也墮壞
也此即明良與康之反也歌之不足而又歌之以見

其不能自己之意也帝拜曰俞往欽哉帝然其言以謂在廷之臣皆當致其敬觀典謨五篇之書其君之出治保治其臣之獻可替否辭雖異而旨則同一言以蔽之曰敬而已矣



尚書詳解卷五